

「雜畫」傳統始於何時，已無可考。但北宋鑑賞家郭若虛（活躍於公元1070年代）的《圖畫見聞誌》記五代時江南處士徐熙（生卒不詳）多畫「汀花野竹」，「水鳥淵魚」，「蒲藻蝦魚」，「園蔬藥苗」等，幾乎囊括了後世所有「雜畫」的題材。郭又以「黃家富貴，徐熙野逸」對照徐和五代後蜀宮廷畫師黃筌（卒於965），黃居寀（約933-993後）父子的畫風，稱徐「志節高邁，放達不羈」似有偏愛之意。自北宋以降，「雜畫」逐漸成為文人儒者，禪僧和少數帝王以「寫生」為名，實則寫胸中逸氣的藝術表現形式。²已失傳的文同（1010-1071）〈雜畫鳥獸草木橫披圖〉，故宮所藏的宋徽宗（趙佶，1082-1135）〈池塘秋晚圖〉，南宋禪僧法常（號牧谿，1207-1291）的兩卷水墨「寫生」，都是畫家反映當世哲學思想，表達個別志向的早期「雜畫」。³根據現存畫作及文獻，溥心畬於晚年始作菜蔬雜畫，作畫的動機多為懷鄉憶舊，傷亂思親，⁴與傳統的寫意雜畫不無相似，但溥心畬的皇族身世，家學淵源和他對自然的好奇，對書法，詩詞，特別是唐詩和《詩經》的鑽研使他的「菜蔬雜畫」在藝術史上獨樹一幟，可謂寫生兼寫意，「黃徐」一體。

〈縣縣瓜瓞〉（圖1）為設色掛軸，畫一只猶帶蔓葉的南瓜。自跋云：「京師萃錦園之未燬也，嘗於流碑亭側種南瓜半畝，每寫成圖，楊子勤太守，陳蒼虬侍郎皆有題詠，此舊本也。今辟地海隅，羈旅不歸，追憶陳述，寫此並錄大雅縣九章，以記匪風之思焉，歲在庚子（1960）二月七日」。⁵簽「西山逸士溥儒」，並鈐「溥儒」及「舊王孫」二印。〈大雅·縣〉出于《詩經》，全詩共九章，五十六句。開篇四字「縣縣瓜瓞」，世俗多引申為祈求「多子多孫」的象徵，實則全詩是歌頌周太王古公亶父率領眾多周人，



圖1 1960 溥心畬 縣縣瓜瓞 寒玉堂託管



圖2 宋人 草蟲瓜實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3 8世紀 新疆 六屏式花鳥 吐魯番阿斯塔納古墓 取自宿白主編，《中國美術全集·繪畫編·12·墓室壁畫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9，頁132。



圖4 8世紀 韓滉 五牛圖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金維諾主編，《中國美術全集·繪畫編·2·隋唐五代繪畫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3，頁66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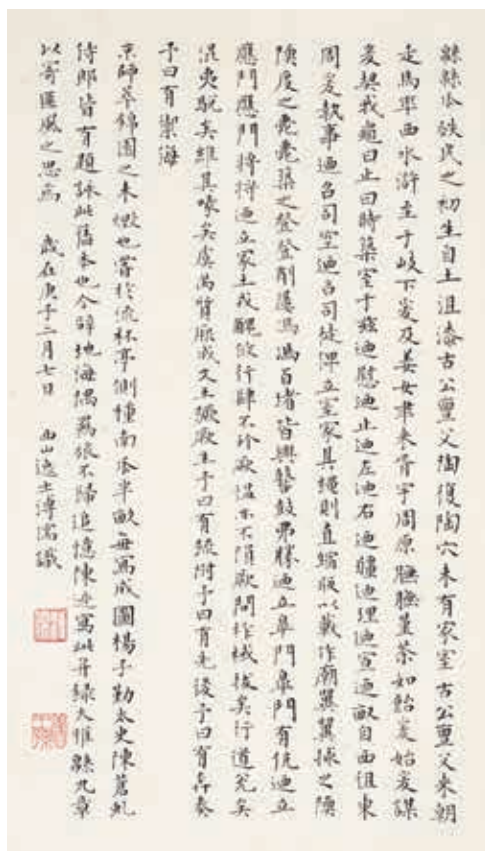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5 1960 溥心畬 縣縣瓜庭 局部 寒玉堂託管



圖6 3~4世紀 陸機 平復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周俊杰主編，《陸機平復帖》，鄭州：河南美術出版社，2008，頁4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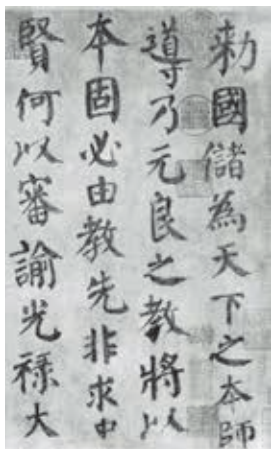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7 780 顏真卿 自書告身帖 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藏 取自中下邦彥主編，《書道全集·第十卷·中國·9·唐·五代》，東京：平凡社，1982，圖版61。



圖8 民國 溥心畬 瓜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取自嚴守智編，《張大千·溥心畬·黃君璧：渡海三家收藏展》，臺北：國立歷史博物館，1993，頁221。

由豳遷往岐山周原，為其孫文王治世奠基的周朝史詩。「匪風之思」一詞亦出於《詩經》，是西周離亂遊子思念故國和親人的民歌。⁶

〈縣縣瓜瓞〉所要表現的是「舊王孫」溥心畬終生揮之不去的亡國之痛和遊子鄉愁。根據溥的題跋，畫中南瓜是實物寫生，但橢圓形的瓜有點像幾何抽象畫。古拙的線鈎和淡雅的設色與宋代豐腴富麗的寫生瓜（圖2）截然不同。這種先用墨線鈎勒，後傳淡彩的手法，可以遠溯至唐代，例如新疆阿斯塔納古墓中的〈六屏式花鳥〉（圖3）和韓滉（723-787）的〈五牛圖〉（圖4）都用這種畫法。〈縣縣瓜瓞〉的題跋和〈縣〉全詩都用小楷書寫。（圖5）溥的書風已自成一家，雖猶有「院體」的婉麗，高古奇詭的結體和輕凝的筆觸，更反映了原祖父恭親王府家藏鉅跡，陸機（261-303）〈平復帖〉（圖6）和顏真卿（709-784）〈自書告身帖〉（圖7）的交互影響。⁷

現藏於國立歷史博物館的〈瓜〉（圖8）與〈縣縣瓜瓞〉出於一稿，題跋內容亦相似，但飄逸駿利的行書題畫詩「種瓜昔日守青門，三逕荒涼菊向存，滄海十年風景異，故園歸夢亦無痕」用秦東陵侯邵平（即召平，活躍於公元前三世紀）在漢初淪為布衣，於長安城外種瓜維生和東晉陶潛（字淵明，365-427）不願為五斗米折腰，而辭官退隱的典故，⁸感嘆自己因時移世易，非但不能發揮儒家經世胸懷，甚至連像邵平和陶潛一樣歸隱家園的願望都遙遙無期。圖右下角的「無為光儒」一印更彰顯了畫家無奈的心情。溥心畬的重複使用畫稿，史家常謂守成有餘，創新不足。但「一稿數用」可以譬喻為鋼琴家的「變奏」或歌唱家的「舊曲新唱」。⁹一式的南瓜畫稿因不同的書體和詩作而有不同的韻致，形成兩幅詩、書、畫「三絕」合一，

又不落「多子多孫」俗套的「瓜」圖，是溥心畬菜蔬畫的特色。

作於己亥（1959）年仲秋的〈萵苣〉（圖9）為水墨掛軸，主題不用鈎勒，全以暈墨點染。



圖9 1959 溥心畬 萵苣 寒玉堂託管

微彎的嫩莖先用淡墨定型，再以短長參差，濃淡相間的橫擢標出莖節。精到的墨色控制和靈活的運筆轉折使菜葉顯得鮮嫩欲滴，有如以光影透視的實物寫生，造形逼真。為什麼要畫萵苣呢？題畫詩序自云：「萵苣四月抽莖，高三四尺，色青，生食味青脆。萵國使者來朝，隋人求得菜種，酬遺甚厚，因名千金菜。今臺灣多種者，此地產也。感杜少陵詩意，賦詩寫圖記之」。¹⁰「杜少陵詩意」指的是杜甫（712-770）鮮為人知的〈種萵苣〉一詩（約作於公元766年）。杜甫因播種的萵苣久不發芽，成長艱難而賦詩嘆曰：「陰陽一錯亂，驕蹇不復理。枯旱於其中，

炎方慘如毀。植物半蹉跎，嘉生將已矣……」以「萵苣」喻自己生不逢時，老來一無所成。¹¹杜詩能引起溥的共鳴和創作靈感是可以了解的。公元一九五九年，溥心畬六十三歲，旅臺已屆十餘年，但「故國」之戀，「時不我予」和「懷才不遇」等交織複雜的情感，始終濃得化不開。右下角「羲皇上人」為一名號印，溥心畬曾自述：「淡於利祿而薄功名，自比於陶潛，故號羲皇上人」（溥心畬先生自傳），但題畫詩：「昔號千金菜，凋殘今自傷，玉盤無客薦，細雨滿秋堂」所表現的自憐傷感，似又與歸隱田園的願望自相矛盾。溥心畬的題詩、用典、用印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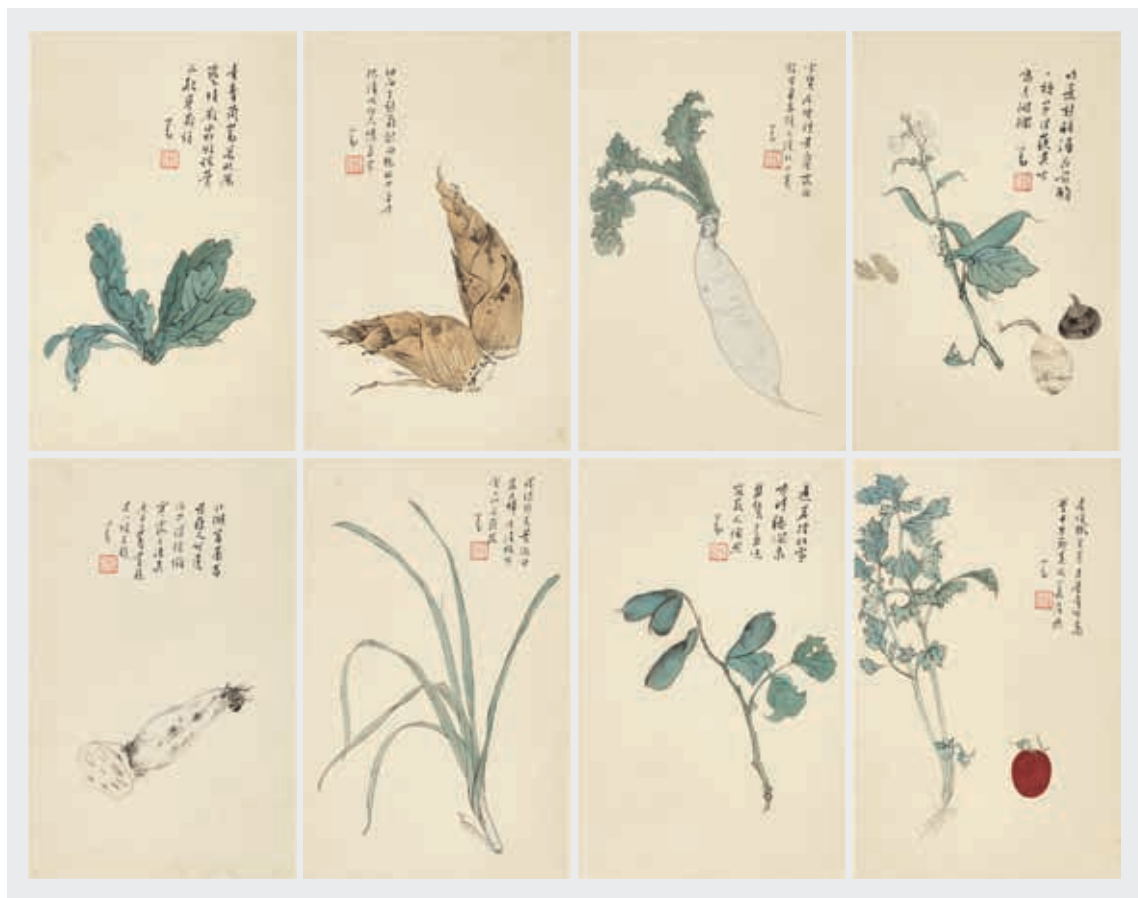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0 1960 溥心畬 蔬果八幀 設色菜蔬 寒玉堂託管



圖11 1960 溥心畬 蔬果八幀 第8冊 藕 寒玉堂託管



圖12 1960 溥心畬 蔬果八幀 第3冊 孟宗筍 寒玉堂託管

刻意選擇的文學象徵，使〈萵苣〉成為有「自傳」意義的寫意佳作，深刻地傳達了畫家超越視覺藝術的情懷。

《蔬果八幀》（原名設色菜蔬）冊（圖10）共八開，每開一幅，均鈎勒設色。墨筆流暢，傳色古雅，形象寫實，是溥心畬蔬菜畫中的絕品。除第一幅畫菽豆，花生，荸薺等數種蔬果，第五幅畫芹菜和蕃茄，其餘每幅均只畫一種菜蔬，種類包括蘿蔔，筍，茼蒿，蔥和蓮藕等。每幀均簽「心畬」，後鈐「溥儒」印，並題五言絕句詩。末幅〈藕〉（圖11）題畫詩云：「江湖富萵苣，茲藕人所遺，泥中誰採擷，零露已淒其」落款「庚子（1960）孟春畫蔬果八幀並題」。世人多

愛迎風招展的荷花（萵苣），誰會注意到深埋污泥中的蓮藕？圖中的段藕，視覺效果比〈萵苣〉更令人傷感。第三幅〈孟宗筍〉（圖12），以有粗細轉折的行書筆法描繪兩只冬筍，以勻緻的篆書線條強調筍籜的細紋，用深淺不一的皴擦表現籜斑，顯示了渾厚的書法功力和對實物形象的掌握。〈孟宗筍〉題畫詩：「細雨生新筍，劇向晚林中，舉世耽清味，何人憶孟宗」，取《二十四孝》詩中孟宗（218-271，三國吳大臣）嚴冬哭竹，孝感天地，得筍奉母的故事，¹²諷刺時人耽於口腹之慾，遺忘孝道。

因孟宗的孝行而哀感自己「子欲養，親不待」，用〈茼蒿〉（圖13）配合《詩經·小雅·



圖13 1960 溥心畬 蔬果八幀 第4冊 茼蒿 寒玉堂託管

谷風》中〈蓼莪〉詩的意象來表現失恃失怙之痛。題畫詩云：「青青茼蒿菜，秋風露下時，嚴霜敗根葉，永歎蓼莪詩」。〈蓼莪〉是一首孤兒的悼亡詩，「莪」又稱「莪蒿」，為多年生的水邊野菜，因葉多抱根叢生，所以俗稱「抱娘蒿」。「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蒿，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……」——如此茂盛的青蒿，可惜不是抱娘蒿，可憐我父我母，生我何等辛勞——溥心畬當然知道茼蒿並非《詩經》中的「莪」，¹³只是藉「蒿」的諧音和深碧的葉色，引申〈蓼莪〉詩意，寫實的〈茼蒿〉形象和色彩，使〈蓼莪〉詩的意象更顯鮮明生動。

《蔬菜》冊（圖14）全冊十一開，每開一



圖15 民國 溥心畬 蔬菜 第7冊 玉黍·花生 寒玉堂託管

幅，除第四幅單畫豌豆一枝，其餘每幅皆有至少兩種菜蔬或菜蔬與魚蝦組合，構圖較《蔬果八幀》複雜，技法則兼寫意與工筆，大小與《蔬果八幀》接近，應是同時期或稍後的作品。第一幅〈洋蔥·藕〉中的藕和第二幅〈菰·蔥〉的蔥分別出於《蔬果八幀》的第七、第八幅。（見圖10）但除第九幅〈蘿蔔·荸薺〉為設色，餘皆水墨，全冊無款，亦不紀年，每幅均鈐「溥儒」印，惟第六幅〈筍·芋·蝦〉及第十一幅〈芹·魚〉另加鈐「心畬」。

第七幅〈玉黍·花生〉（圖15），全圖多用渴筆，以淡墨細線描繪猶帶黍鬚的玉米，以有濃淡轉折的行楷筆法形狀黍衣，時見「飛白」效



圖14 民國 溥心畬 蔬菜 寒玉堂託管

果，頗有唐代工筆「白描」畫法的高古意趣，這種風格正應驗了溥心畬「以書入畫」，「書畫相通」的理論和韓幹（活躍於742-756）〈照夜白〉

（圖16）對其深刻的影響。〈照夜白〉現藏於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（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, New York），在流出海外前曾藏



圖16 8世紀 韓幹 照夜白 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官網：<https://www.metmuseum.org/art/collection/search/39901> (Public Domain)，檢索日期：2020年6月2日。

於恭王府。溥心畬的祖父，恭親王奕訢（1832-1898）和父親貝勒載滢（1861-1909）都曾在畫卷上鈐印，而溥心畬與〈照夜白〉的淵源更深。現存畫卷的裏巾尚有題簽：「唐韓幹〈照夜白〉真蹟神品，庚申十八日心畬居士題」，卷上亦有「舊王孫」，「心畬」，「西山逸士」等鈐印十枚。¹⁴雖是菜蔬小品，〈玉黍·花生〉蘊藉了溥心畬的學養，家藏和藝術標準：「畫重氣韻。氣韻者，畫外之事也。畫外之事何事也？……必也持志以養氣，博文以明理。襟懷高尚，氣韻自生，非筆墨之事也」。¹⁵吾人或可藉此更深刻地了解溥心畬生前為何常耻被稱為「畫家」，也厭惡「南張北溥」之說。除了因自幼立志作濟世的「君子儒」，不為賣藝的「小人儒」，¹⁶更可能因為繪畫與他的詩，書和錯綜複雜的人生已交織成片，成為人格的象徵，「行家」（職業）或「戾家」（業餘），「能品」或「逸品」，「南派」或「北派」都已無法充分說明他的藝術真髓。

《蔬果八幀》和《蔬菜》冊之形式與內容已接近明初以來以沈周（1427-1509）為代表的文人寫意「雜畫」。沈周的《觀物之生蔬果》冊



圖17-1 1494 沈周 寫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

圖17-2 1494 沈周 寫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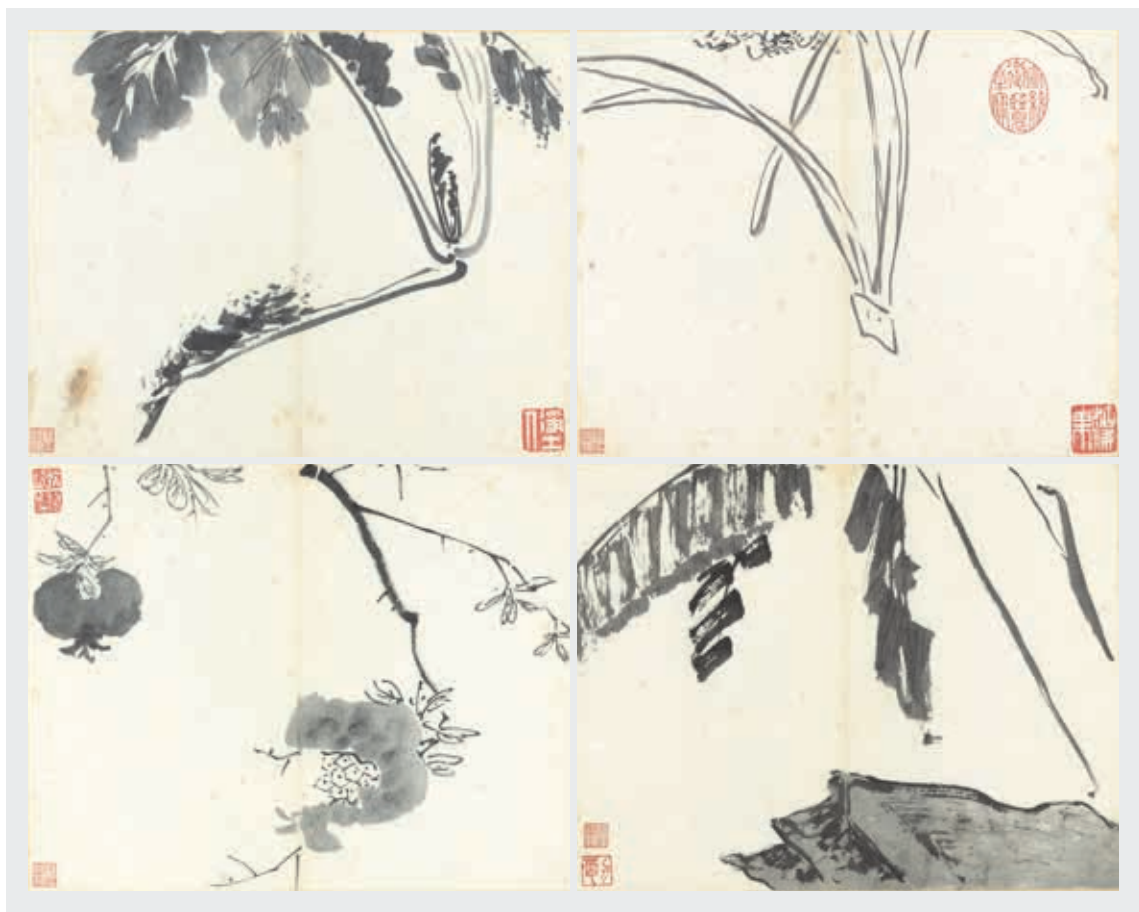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8 1659 八大山人 傳綰 寫生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原作十開，是為好友吳寬（1435-1504）餞別所作，每幅均畫一兩件江南特產蔬果，吳中名物。¹⁷但沈最具影響力的「雜畫」，莫過於故宮所藏的《寫生》冊。（圖17）《寫生》冊主開十六幅畫，每幅畫一、二花果，家禽，家畜，或魚貝蝦蟹，引首有李應禎（1431-1493）篆書「觀物之生」，但沈周意不在形似，筆墨樸拙，自然任適。自題云：「我於蠹動兼生植，弄筆還能竊化機，明日小窗孤坐處，春風滿面此心微。戲筆此冊，隨物賦形，聊自適閑居飽食之興，若以畫求我，我則在丹青之外矣」，反映了陳獻章（1428-1500）「白沙心學」內外合

一，心理合一，「靜坐」觀物而「自得」的哲思，對後世文人畫家，有深刻的啟發。八大山人（1626-1707）的傳綰《寫生》冊（圖18）以蔬果花木為主。縱恣的筆墨和似不經意的構圖，已透露沈周「觀物之生」雜畫的影響。¹⁸

早期研究溥心畬繪畫風格傳承多注重其「北派」源流，近來學者逐漸重視文人畫家的影響。而溥心畬與八大山人同是「舊王孫」的家世與二人藝術風格的關係也漸為時人議論。¹⁹但溥心畬的人生經歷與沈周和八大山人究竟大不相同。他的「菜蔬雜畫」主題靈感多源於《詩經》，但風格得自幼時宮廷書法訓練和家藏薰陶，無

論是工筆設色或水墨寫意，都因豐富的筆墨技巧，端雅的構圖而顯得雍容華麗，「黃家富貴」的習氣稍盛於「徐熙野逸」。較之沈周，則乏「外靜內定」的洒然自得；較之八大山人，則無跌宕玄奧，直指人心的禪機。溥心畬一生崇奉孔子，多治經學，題畫詩多表現傳統儒家忠孝節義和社會價值。²⁰也正因為如此「入世」，溥心畬的「菜蔬雜畫」於現代人有特殊的親和力。〈燕支（胭脂）鼠〉（圖19）以《蔬果八幀》中的〈茼蒿〉〈蔥〉（見圖10）為背景，雖無紀年，但幾乎可以肯定是與《蔬果八幀》同作於庚子「鼠」（1960）年。題畫詩「瓊玉丹沙世寡雙，穴牆穿屋自跳樑，可憐不識秋宵短，只戀山廚蔬菜香」，笑諷小紅鼠爲了口腹之慾，奮不顧身，形同自殺。

襲捲全球的新冠狀病毒災疫，可喻爲因世人口腹貪慾而引起的庚子（2020）「鼠」疫，但任何人解讀溥心畬的〈燕支（胭脂）鼠〉都將莞爾一笑，暫忘當世疾苦。溥心畬的藝術，集詩、書、畫「三絕」於一身，近世罕見。史家尊其爲文人畫傳統的「最後一筆」，實當之無愧。故宮所藏的溥心畬書畫作品多爲其生前自藏精品，舉世無雙。筆者相信，藉由此展，溥心畬的藝術成就必將啓發現在和未來無

數的藝術工作者，使中華文化獨一無二的文人畫傳統，永續不絕。

謹以此文獻給於民國110年9月12日往生的家母 王劉淑馨（1934–2021）。先慈生前喜食菜蔬，執守傳統文化價值，蘊育了拙文的主要內涵。

作者為普瑞特學院（Pratt Institute）退休教授、哥倫比亞大學（Columbia University）博士



圖19 民國 溥心畬 燕支鼠 寒玉堂託管

註釋：

1. 溥心畬，愛新覺羅氏，為清宣宗道光（1820-1850）曾孫，恭親王奕訢（1832-1898）孫，生於光緒（1871-1908）二十二年，時皇帝親賜名「儒」。生平事蹟參見詹前裕，《溥心畬繪畫藝術之研究》（臺中：省立美術館，1992），頁9-27；王家誠，《溥心畬傳》，臺北：九歌出版社，2017）。關於溥心畬生前的「自藏畫」及「八人小組」託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「溥心畬書畫文物」，參考劉芳如，〈溥儒在故宮——從寒玉堂託管文物論溥心畬南渡後的逸格畫風〉（以下簡稱〈溥儒在故宮〉），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，《張大千溥心畬詩書畫學術討論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94，以下簡稱《論文集》），頁334。
2. （宋）郭若虛，《圖畫見聞誌》，收入楊家駱主編，《藝術叢編·第一集·宋人畫學論著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75），卷1，〈黃徐體異〉，頁40-41。
3. 文同畫見錄于（宋）鄧椿（約活躍於1127-1178），《畫繼》，收入于安瀾主編，《畫史叢書·第一冊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74），卷8，〈銘心絕品〉，頁334；宋徽宗〈池塘秋晚〉見董文娥，〈宋徽宗池塘秋晚圖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163期（1996.10），頁36-37；法常〈寫生卷〉——在國立故宮博物院，見劉芳如，〈狀物寫生——法常寫生卷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432期（2019.3），

- 頁 126-127；一在北京故宮博物院，見法常〈水墨寫生圖〉卷 <https://minghuaji.dpm.org.cn/paint/detail?id=2xbaas2ca7n4kyi9mrx10lrywtb71t&pic=2xbaas2ca7n4kyi9mrx10lrywtb71t>（檢索日期：2020 年 5 月 28 日）；兩卷之比較與異同，參見徐建融，《法常禪畫藝術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9），頁 128-129。
4. 由「八人小組」捐贈託管於故宮的 253 件溥心畬畫作中「菜蔬雜畫」約有 26 件，其中掛軸 6 件，其餘則分屬三套摺裝冊頁，以戊戌（1958）年的〈菜蔬圖〉最早。關於溥晚年有紀年的畫作，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，《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93，以下簡稱《圖錄》），頁 289、389；劉芳如，〈附錄一·溥儒在故宮〉，《論文集》，頁 355-357。溥心畬用於酬酢之菜蔬類雜畫現存約只四件，見林綠主編，《溥心畬書畫全集》（臺北：環球圖書，1978），頁 12、59、132；楊新，許愛仙主編，《溥心畬書畫集·卷上·繪畫》（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1997），頁 234。
 5. 楊子勤太守即楊鍾熙（1865-1940），一號雪橋，著名學者、藏書家；陳蒼虬御史即陳曾壽（1878-1949），楊與陳皆溥心畬師友，見曹旅寧，《溥心畬別傳》（廣州：濟南大學出版社，2017），頁 92-96。
 6. 「匪風之思」出於《詩經·國風·檜·匪風》首句「匪風發兮」。〈縣〉，《匪風》全詩及釋義參考高亨，《詩經今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），頁 376-381，191、192。
 7. 溥心畬學書的淵源，家藏書畫的影響及書風的形成可參考，陳萬甫筆錄，〈溥心畬先生自述〉，原載《教育與文化》，引自朱傳譽主編，《溥心畬傳記資料》（臺北：天一出版社，1979），頁 30-31；何傳馨，〈溥心畬與清代宮廷書法〉，《論文集》，頁 427-466；孫旭光，〈恭王府與溥心畬〉（北京：文化藝術出版社，2013），44-63。
 8. 〈瓜〉圖國立歷史博物館藏編號 81-258，見黃永川主編，《館藏溥心畬書畫》（臺北：國立歷史博物館，1996），頁 142；及周妙齡，〈溥心畬〈瓜〉〉，《歷史文物月刊》，241 期（2015.10），頁 1。邵平「青門種瓜」典故見司馬遷，《史記》（臺北：文化圖書公司，1974，清武英殿版影印），卷 53，〈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〉，頁 345。「三逕荒涼」典出陶潛，〈歸去來兮辭〉，全文及釋義見吳楚材輯，《古文觀止》（臺南：正言出版社，1973），頁 286-287。
 9. 見高木森，〈舊曲新唱——論溥心畬繪畫的韻律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124 期（1993.7），頁 110-119。
 10. 「千金菜」典故出於陶穀（903-970），《清異錄·蔬菜門》，見溥儒，《華林雲業》（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63，寒玉堂手寫本影印版），卷下，〈記草木——「蒿豈亦名」〉，無頁次。
 11. 杜甫〈種蒿苳〉全詩見 <https://www.cngwjz.com/ftgushi/TangDai/15383/>（檢索日期：2020 年 5 月 29 日）。
 12. 「孟宗·哭竹」典故出於郭居敬（元，生卒未詳）之《二十四孝》詩第二十三，原文見維基文庫 <https://zh-classical.wikipedia.org/wiki/%E4%BA%8C%E5%8D%81%E5%9B%9B%E5%AD%9D>（檢索日期：2020 年 5 月 30 日）。
 13. 〈蓼莪〉全文及釋義參考高亨，《詩經今注》，頁 307-309。溥心畬對「莪」的認識詳見溥儒，《華林雲業》，卷下，〈記草木——「蒿之初生」〉，無頁次。
 14. 〈照夜白〉與恭王府收藏及其後流傳參見孫旭光，〈恭王府與溥心畬〉，頁 48-50；〈照夜白〉上之題跋、鈐印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官網 <https://www.metmuseum.org/art/collection/search/39901>（檢索日期：2020 年 3 月 25 日）。
 15. 溥心畬，〈論書畫相通〉，溥儒《寒玉堂詩集》（北京：新華書店，1994），頁 213。
 16. 關於溥心畬為畫家之說，其門人多有傳述，最生動者為胡寶蘭女士在劉芳如〈溥儒在故宮〉論文講評的發言記錄，見《論文集》，頁 385；溥心畬三歲時，光緒曾親口告諭：「汝名儒：汝為君子儒，毋為小人儒也！」，原出《鄭孝胥日記》，轉引自王家誠，《溥心畬傳》，頁 27。「南張北溥」一說之由來，見詹前裕，《溥心畬繪畫藝術之研究》，頁 20；溥心畬對此「分宗」並不認同，曾與少數入門弟子「發牢騷」，參見王家誠，《溥心畬傳》，頁 95。
 17. 〈明〉沈周《觀物之生蔬果》冊，原作十開，只存兩開（即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〈辛夷墨菜圖卷〉），圖見 <https://www.dpm.org.cn/collection/paint/231477.html>；參見薛永年，〈沈周《觀物之生蔬果冊》的真偽辯〉，《收藏家》，1996 年 6 月，頁 3-5；余洋，〈蘇州記憶——《觀物之生蔬果冊》中的吳中風物〉，收入華建勛、趙力主編，《學問與傳承——薛永年教授 70 壽誕從學 50 載執教 30 年祝賀文集》（石家莊市：河北美術出版社，2011），頁 66-76。
 18. 陳獻章（1428-1500）生平及哲學思想參見黃宗羲（1609-1695），《明儒學案》，卷 5，〈白沙學案上〉，維基文庫 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98%8E%E5%84%92%E5%AD%B8%E6%A1%88%E7%99%BD%E6%B2%99%E5%AD%B8%E6%A1%88%E4%B8%8A>（檢索日期：2020 年 6 月 2 日）。傳綰《寫生》冊見李霖森，〈八大山人在故宮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96 期（1991.3），頁 34-59。
 19. 見 Jane C. Ju（朱靜華），「The Life and Art of P'u Hsin-yu,」（Ph.D. dissertation, University of Kansas, 1989）；朱靜華，〈溥心畬繪畫風格的傳承〉，《論文集》，頁 255-318；孫旭光，〈恭王府與溥心畬〉，頁 115-124；薩本介，〈末代王風——溥心畬〉（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8），頁 10-11。
 20. 見王家誠，《溥心畬傳》，頁 416。